

生命的呼喚

5C 肖沛希

生命時而堅韌，時而脆弱：它能在面對困難時仍然活出精彩，也可能在剛降臨的那刻便得跨越鬼門關。而新生命降臨時的那聲啼哭，往往最感人。

作為一個婦產科醫生，幾乎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孕婦，更背負着引領新生命來臨人間的責任。任職已有三年有餘，但腦海中仍清晰記得剛從實習醫生轉正後面對的第一場手術。每當一條新生命被我雙手捧上，那一聲聲的啼哭聲，總能把我帶回三年前的那場手術，勾起記憶中最深刻的呼喚。

那是我第一次接生。當時只見孕婦躺在病床上滿頭大汗，全身止不住的顫抖，這種情形我早在實習期已見慣不慣。但當我的手掌觸碰到那柔軟的生命，這便成了我從未有過的經歷。隨着孕婦的一聲嘶吼，小小的她降臨人間了。以往實習的時候，我只能站在旁邊協助醫生，不曾有過親自用雙手迎接新生命的機會，這是我第一次親手接過新生命，既緊張又興奮！但意外的是，預料中的啼哭聲並沒有出現，現場只剩下產婦大口的喘氣聲，產房內的氣息在剎那間凝結了——床上虛弱的母親、身旁冒着冷汗的護士和我的心，就像是被雙無形的大手死死捏着，空了一拍，壓抑、緊張的氛圍瞬間填滿了整個房間。

第一次接生便遇到了這種難題，實在是令我措手不及，但我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思考，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從腦海裏翻查導師、主任所教授的知識跟課本裏的急救技巧。嬰兒的生命太脆弱，我只能把她放在身旁的手術推車上，用手指不斷地按壓她的胸腔。經過一分鐘超越一百次的按壓，我的手部肌肉也逐漸痠痛，可我不敢停下來，因為我深知，這是拯救這條生命的唯一機會。隨着汗水滴進眼睛，灼燒雙目的感覺襲來，床上剛生產完的母親呼喚

道：「醫生！我的孩子……我的孩子怎麼樣了？醫生？醫生你救救她……一定要救她！」明明她自己也早已虛脫力竭，心中卻擔心着親生骨肉，並且用盡全力，去呼喚那條正在流逝的生命。

我一邊按壓嬰兒的胸腔，一邊用吸泵把她嘴裏的羊水異物吸出。此時此刻的我在與時間賽跑，在與死神作對。過了好一會兒，原本安靜無聲的她終於發出了一些微弱的呢喃聲，我不敢掉以輕心，反而加大力度去揉搓、拍打她的背部，好讓她能徹底跨越鬼門關。在不斷的努力下，小小的她從渾身青紫變得逐漸紅潤，嘴裏也不斷發出嬰孩獨有的啼哭。她的哭聲比其他順利出生的嬰兒的哭聲一點也不小，反而更加響亮，就像是努力地呼喚着她的母親，宣告自己成功降臨人間。

感受到她胸口不斷的起起伏伏，我知道我成功了！我把一條鮮活的生命捧在懷裏，輕輕地用無菌毛巾把她包裹起來，避免不小心讓這朵嫩苗受到傷害。我把她抱到母親面前，剛剛還形色緊張且滿面愁容的她在此刻露出了釋然的微笑：是幸福，也是幸運。那嬰孩原本還在大聲哭喊，一被送到母親手中，原本大聲的哭喊，漸漸變成了細小的「啾呀」聲；躺在床上的母親眼睛彎成月牙，眼尾末端的褶皺都擠了出來，笑盈盈地跟懷裏的寶貝互動。望着這對幸福的母女，我只用站在一旁，也能感受到她們由內而發的幸福感與喜悅。

從不斷流逝且虛弱的生命化為現在鮮活的生命，我猜，除了醫護人員的努力以外，更是她們母女之間的結締——是母親不顧自身體弱仍呼喚着、期望着自己的孩子能平安，也是嬰孩吐出的第一句啼哭——這些都是對生命的渴望，是對生命的呼喚，是對幸福的盼望，是對平安的期盼。

當生命在我手中綻放，就像枯萎的花朵重新獲得了生機，讓人不自覺地想要溫柔對待這條生命。我明白在花朵盛開的過程，會有更美麗的瞬間。在聽見她們對生命的呼喊時，這份工作的意義與價值，便突破了無限，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

如今我已接手過數不勝數的生命，感受過不同生命的綻放，我相信他們會開出不一樣的鮮豔色彩，但他們對生命的渴望與呼喊，往往都是既真誠又堅定的。目睹一條又一條的新生命降臨，我心中所得的感慨也不曾被時間磨滅，是對他們未來的祝福，也是對於新生降下的期盼。

在心中，我對生命的呼喚，將永恆存在。